



092064

復齋文集卷之十八目錄

書

與尹明府書

答秦觀察問防海事宜

答觀察小峴先生書

答汪方伯書

與葉雪姿董維周諸及門書

上觀察小峴先生書

復齋文集

卷六

書目錄

答朱春泉書

答稼門方伯書

答稼門中丞書

答桐城正木鎮光篤光諸生書

慰永嘉家建西弟書

答李生含和書

答少司寇小峴先生書

答某生問

稟啟



謝秦觀察稟啟

迎兩湖制軍阮宮保稟啟

復齋文集

卷六

稟啟目錄

二

復齋文集卷之十八

泰順曾鏞鯨堂氏

與尹明府書

去夏從省垣得再見退而語諸子以爲吾泰且得一慈
父母可賀也比歲杪兒子旣歸里爲問邑侯何以治兒
子輒謂不敢知邑事但覺役不橫游手之人不聞肆邑
侯津津然樂與諸生言制義若兒輩且屢塵顧問邑侯
何以治不知也嘗答而喻之兒何謂不知如若所稱豈
唯吾邑治其天下州縣何弗治役之橫游手之徒肆士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一

民之莠也不稂不莠良苗自新矣況又膏雨之也竊于
此喜前所見固不虛乃更爲吾士民賀敢備述之並持
以爲吾慈父母賀再者邇聞湖南苗匪未及平湖以北
荆襄宜昌鄖陽諸州縣邪教復不靖惟莠民衆也願問
近履不宣

答秦觀察問防海事宜

比歲以海盜竊發衛所不能禽制動煩大憲勤勤捕勦案明白嘉靖患倭以來始設總督巡撫兵備副使及總兵叅將游擊各員固以防海也今海盜之患雖不逮倭然十百連艘剽劫罔忌則所藉于大憲協力會勦者自不容不急所當懲治衛所巡徼會哨之不力者自不容不嚴鋪愚竊以爲可以逐盜未可以弭盜善弭海盜者不弭之海仍弭之岸而已矣何也海盜之患與陸盜異捕海盜之勢視陸盜難陸盜盤踞險阻狼顧虎踞其患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二

或至攻據州郡抗拒王師然其形勢固自有可搗之巢穴可截之徑塗若夫海盜語其患不過爲害商船耳遇商船則進遇哨船則退遇哨船寡則聚遇哨船衆則散并吾力以捕之則順風揚帆海濶天空而莫可蹤跡時或兩相犄角可追而薄而洪流湍湧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利器如佛郎機不得用蓋以陸處之水師與水居之兇狡生熟之技固殊也然則捕之固非易易其可殲者非適泊海渚則或因混跡商船間被緝獲而不然者捕之於東倏出自西逐之已耳若欲弭之計固無出

于岸者敢粗條之其要有四一杜從盜之門二絕養盜之本三空窩賊之藪四去召劫之資何謂杜從盜之門亦嚴保甲而已矣今洋面之盜非若元之國珍爲覬覦州郡起也又非若明之海寇爲島夷番舶人也無非以閩廣及各海濱失業無賴之徒或托捕魚或稱水手或隱爲耳目在岸偵探地方不察遂至成羣聚黨旁午各出是眼前游民處之無道卽新盜耳立法煩瑣恐擾良民今誠嚴飭地方凡沿海坊鄉無論土著附籍疍零單丁按實具書名歲職業甲編一冊里取互保使相覺察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

有心容隱則相及凡甲內無家屬者不准入海其有家屬在岸而爲船戶網師與一切海道販鬻者則使所在里甲互相糾保其無家屬而有雇爲行船水手類者卽使所雇之家身爲之保期于甲有定人人有實事一丁一口不得私自出海不至以無賴之徒更遣之夥如是則從盜之門固可得而杜也何謂絕養盜之本亦嚴漏米而已矣今盜夥之聚非必築室大澳屯耕而劫也非真可不粒食飽鮮而劫也無非以行險網利輩漏米落海盜于外洋不得劫則或于內洋處所混雜商船藉相

接濟而不肖衛所又往往取利米船曲縱之漏故漏米
非必遽有勾通之弊其實海盜得以聚食行劫者病實
坐此聞本春温台各處一嚴漏米而盜遂不得食舍命
上厓搶奪穀麥居可知已今誠嚴申海禁無論鄰近州
縣非請之官概不得從海通運卽商船哨船亦必按程
計口授以限制不至使陸地糧食往之爲漕如是則養
盜之弊固可得而絕也欲無窩贓莫若禁私市盜所劫
物未有不就岸變易者也貨屯不出良賈亦歇贓積不
脫狡竊亦拙商物盜物固難驟別往往有海口奸僧心
復齋文集

卷六書

四

固知之利其厚直而盜得以旋劫旋脫是賊藪也明巡
撫朱統捕得交通海盜者常以便宜斬之盜資以靖其
後統以被劫奪官海禁復弛盜且旋熾私市與交通自
小有間然鼠壤不掘竊鬻不息今誠于沿海市場嚴立
私市盜物之禁凡水客貨物詳設行規確議有可爲來
歷信據者乃許交卸夫盜之所劫豈盡金錢貨不得直
劫而委之雖盜不爲也欲無召劫莫若節關稅國家海
道之利未便輕議捐也禁海道則方物之價必騰然民
用所需除布帛穀粟外遠方珍奇類堪從省今以閩廣

海物之便動煩海疆捕盜之需其費或不相下究之海客之所以冒險固期便利亦直以貨非航海則長途關口未免較煩故有兩途就賈本息無異寧舍此由彼者避關權耳今誠于海關直重物件議行停截而于各省關口視向所由海道行者裁節其稅無滋使役浮額徵求則商賈自然不甘冒險樂就迂途夫稅節捕費亦省海禁客貨亦通而洋面往來不過魚鮮木炭盜雖貪無可欲也保甲行而盜不得夥漏米嚴而盜不得食私市禁而贓不得脫關稅節而劫無所得于四者之外或兼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五

開招納之路如嚮者撫軍之招募鄉勇可以捕盜亦可以隱寓招納皆推良策誠能舉所條議實力奉行不出期年盜即多可不捕而散也鑄故曰善弭海盜者仍弭之岸可也雖然猶有說昔漢宣以息渤海盜問龔遂遂曰海瀕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兵于潢池中耳方今之盛何敢云爾然水旱偏災極治不免地方有司能舉失業游民驅就農工予以生計如遂之所以治渤海者賣刀劍買牛犢是又防海之一上上策也鑄謹上

此乙卯十月小峴先生招飲席中詢及海盜事畧言所知先生重以爲然合條列之爰就河舟中擬此蒙賜書云潔匪之策再三雜誦確具經濟而文之疎宕條密亦逼真眉山蘇氏中丞歸當以斯文呈覽予此議所以弭諸岸者誠正本澄源計也近年以來又有艇匪猖獗較甚則籌所以禽制諸海者抑不容不急然剽劫罔忌于今又四五年矣

自記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六

答觀察小峴先生書

昨于郵筒中接誦賜書辱承下問並蒙過獎所上末議
臆其說稱其文媿弗敢任知閣下勤勞政事未敢以迂
腐之詞屢瀆清聽迨月之二十二日又接手書仰惟情
意肫懇垂念末學寒儒有曲寓諸簡墨外者感激下忱
既深挾纊且復齒及前議許爲大文踟躕之餘自忘鄙
陋竊于此想見古君子見一善旣從而賞之又從而永
歌嗟歎之每不覺其辭之復譽之過非必其所見者其
論著果有裨蒼生其文采果堪追作者也惟其憐才愛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七

士也根于性其盱衡扼腕也出于誠故其惓惓接引天
下之善之意常若有所耿耿于其胸中而卒不能置蓋
所謂如鹿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眷陋如鏞
何因得此所惴惴自懼仰惟托有道之門塵國士之知
而自以窮困累其身思愁其心腸嘗欲取其生平所作
就正于閣下期可自存而日月駸尋遲暮將迫若老泉
所稱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散去道雖成不復足爲
榮也兀坐窮冬嗒如灰槁仰因嘘拂慷慨轉生附問道
履不盡覩縷鏞再拜

答汪方伯書

曾鏞謹再拜上方伯大人閣下。日閣下以虛懷延攬，不識鏞不才，辱惠書，將置之幕下，自惟駑鈍，承命驚惶，時閣下適旬宣，至嘉，因自辭謝，既蒙原宥，顧問之餘，輒手書明呂坤所稱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士風易，變仕風難，數語，令著論以獻，仰見閣下息心求治，以泰山河海之高深，而不厭土壤細流之輸納，苟有見聞，豈嫌輕躁，何蒙采擇，反故遲疑，雖然，閣下而惟是取其文辭，觀其工拙，則援引故實，附會俗情，以著爲可喜之論，雖不文

復齋文集

卷六書

八

易事也。閣下而將欲采之芻蕘，廣夫耳目，則所謂俗儒不達時宜，徒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雖美言可市，非下問意也。鏞所爲遲之數月，而猶未有以應者，非慢也，慎也，而今且卽三者試言之。夫所謂民風者，奢儉耳，貞淫耳，淳朴之與澆訛耳，彼以爲難變者，不過如封德彝所言，三代以下，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術，蓋欲化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欲耳，不知通古今無異民，卽通古今無異風，魏鄭公曰：若謂古人淳朴，後漸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書曰：邇土

師師非度曰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有由然也若夫士風如周末之橫議漢末之清議魏晉之清談唐重進士而蹇驢破帽奔競之習成宋尙道學而高視濶步僞托之徒衆元至皇慶初行科舉而以西僧爲翰林承旨以宦官加昭文館大學士前後七八十年雖其間名儒碩士不絕于時而士流特徵無所謂風明號稱重士嘉隆以後積習亦重此皆隨一代之風會相流轉誠欲迴狂瀾障百川以視民風爲力自鉅然猶不啻易者孔子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知夫不變塞之難則士風之未

復齋文集

卷六

九

爲難變可知也以言仕風兩漢風最近古西漢自孝文孝景安養天下吏治安靜悃悃先行義後詘辱繼以孝宣綜核名實循良之風於斯爲盛道元成而後公卿守相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人第知爲外戚擅權使然不知外戚之擅亦由百官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共爲姦利使然也而天下新莽矣東漢一代教化風俗開自光武成于明章三代以還蔑有過者其後公卿大夫下至布衣之士雖歷桓靈政治濁亂猶奮發公義于不衰特順帝而後親民之吏以聚斂整辦爲賢以

治已安民爲劣人第知宦豎鴟張鈞黨致亂其勢難挽不知一時二千石貪如豺虎其風更難挽也而天下曹魏矣六朝取人先白望後實事江南士大夫以傲誕奢縱相尚雖矯以宋之元嘉隋之開皇而卒不能變其爲仕風固無足考爰及李唐貞觀開元之間任賢賞諫吏治烝烝稱上理矣天寶以後闒宦乘權強藩逆命而天下未至大亂者蓋人主尚有憂勤之意廷臣尚有亮弼之風陵夷至于懿僖大盜遂攘而奪之則以姑息養安之政既積重難返而羣小朋比上下相蒙膏盲之病不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十

可救藥也五季三綱淪滅視君父興亡若逆旅之視過客甚至有歷五朝八姓恬不知耻而富貴自如如長樂老者其時仕風從可概知爰有趙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培養善氣衆賢彙聚泰運成矣神宗以來自安石以新法擯弃老成招徠新進澆風競起中更元祐撲且愈燎論者謂自建隆一陽之萌駸駸而至于慶歷六陽之盛自熙豐一陰之生紛紛而至于宣靖六陰之極君子委蛇退縮波靡風流而宋以南渡南渡偷安始雖賢奸迭進一時仕者尙儆艱虞迨似道久專宋遂以亡則以

浮浪誤國之狀既不可終日而民困兵喪百寮緘口泄泄沓沓如燕雀煦煦處堂曾不知突決棟焚禍且及已也元仕流冗雜政尙苟且自世祖混一函夏其風已然洎其末流更何足怪訖乎有明太祖懲元季之弊重繩貪吏詔有司考課首重學校農桑諸實政仕流澄清仁宣之際風同文景中歷英武內外多故而禍亂轉消唯吏鮮貪殘也迨世宗之朝門戶角立神宗末年礦稅四出郡縣不獲修舉厥職而朝廷考課一切以虛文從事吏治之媮蓋不待逆璫銷喪元良使天下土崩魚爛一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十一

潰不可復收而風氣與時事相促迫當叔簡時目擊仕流已自有江河日下之勢其曰變民風易變士風易以甚言變仕風之難其言似乎過激其弊似屬一時其實則自兩漢以來中外臣僚風氣一壞國亦隨之合古今如一轍故曰仕風變天下治也所以然者民風者從乎俗者也非必有干譽干祿之見固結而不可變也士風者從乎學者也非遽有患得患失之心戰悸而不能變也仕風者富貴之權誘于外利害之念迫于中有欲變而不能自主者矣有變此而無以自容者矣以閣下上

下千古而有感于叔簡之一言此其間孰難孰易豈顧
有待于論者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
可鼓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閣下之意
毋亦惟憂盛危明憫時病俗以爲當更化而不更化慨
然思所以變之也夫獵取近似之言可以悅庸衆人之
耳不可以瀆大君子之前不知忌諱之說宜慎于庸衆
人之前不宜絕于大君子之耳今天下承平百四五十
年來治飭于上俗修于下真三代下一極盛時也然防
衰于盛講求官方正有不得不爲過計者請言外任下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十一

而州縣仕也任變民風士風之責者也上而督撫亦仕
也又操變仕風之權者也督撫之賢者誠不乏人言其
大概鏞愚竊以爲失于粉飾太平之意多也州縣之不
肖誠非一端言其大概鏞愚竊以爲壞于詘支弭補之
故亦不少也財賦者國之大政天下之大命也盛衰興
廢靡不由之今州縣虧空相接踵簡者盈千繁者累萬
爲上司者始或因事在可原曲加調護更代之間姑取
憑于一結調補之員又或視爲孤注冒昧一擲賠累轉
繁或虧諸他邑急補西壁又拆東籬及解任之日甚或

假某事由指稱虧項更竊公帑且實私囊于是新故相乘日月以長莫不各存一切徼倖苟免之心其在肆情縱欲之徒姑不具論卽素行尙謹而劣弱者日夜勾稽以免咎而窮年有所不支強幹者苟且補苴以干進而外此舉所不知又何暇加意于汎汎然不關痛癢之士風民風爲從容摩厲于農桑學校間助流教化哉是故言兵刑尙曰辦案今且有所謂做案者矣言錢穀尙曰交盤今則或且有交帳者矣此仕風一大弊州縣之不肖亦上司粉飾之過也大臣身膺民生國計之寄卽無復齋文集

卷大書

三

慮久久發露罪且及身一旦橫有方千里之災一省突有數州郡之盜皆盛世所未免倉皇待濟問何以給就令無事而坐觀積弊專務掩覆以示優容姑息之害伊于何底此其勢自不得更以小怨小不便不設法弭補且不必爲軍國風俗計卽爲州縣身家計則眼前之追提皆異日之所當感泣何也眼前被一分追提之苦卽異日免一分身家孫子之憂若父兄操家太嚴舉子弟之農者工者賈者經年工苦之所得悉收取之使分文不得受用豈不太甚其實無非爲貧家子孫性命衣食

計故當感泣也雖然欲弭補必設法矣洵思之設何法財賦者不雨于天不湧于地國家正供有常額州縣羨餘皆民膏若欲舉一二十年之積弊驟取償于歲月自非賸民何由得此夫徵斂之際貪墨之府也其所以不敢肆爲谿壑者僅僅恃國家理財持宏綱大體以隄防之耳脫迫于勢之無可奈何予以事之得所藉口明目張膽何所不爲竊恐有以一時救弊之苦心而立法稍不加審在虧空之日則相習爲盜臣在弭補之時且相習爲悍吏殆所謂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肉損傷邦本以補國計不可不防也設何法愚謂死病無良醫與其病民無寧病國與其愛不能割使寅挪卯糧在府庫已缺一年之實而催科訖無寧畧無寧渙其大號且破格施恩俾天下一空從前之累而征輸得循舊章善爲國者計惟毅然舉各省州縣倉若庫卽令其督撫徹底清查明上其數除見在州縣本任虧數立限追補外其確爲前任之所虧且一并弃去勿加窮治免興大獄而于
是肅清本源更遵成法按屆輸將庶幾積弊一祛可圖再造若蛇蝮螫手卒不得藥壯士立割其臂豈不愛臂

不然毒且攻心若富室好侈費用空虛又愛惜舊產不肯變弃久且百不存一不如及早裁割部署實產反可小康料天下賦稅之所入與州縣倉庫之所虧多不過捐國家半歲費耳未爲大病也而府庫無空名之承受歲時無先期之催科民免浮額之誅求吏少借端之剝削不補而財轉實不弭而法已行豈不直截豈不痛快又何必同然一國家之賦稅一小民之脂膏徒爲是倒顛紛擾而流爲一時之大弊也哉愚爲此說竊謂聞者必大笑之何則計出于童穉之所知而事苦于國家之

于一途如是則國家之財猶可得而理師師之風亦不至遽壞而不然者急則敗矣上以此蹙之官官必以此剥之民幸而無故取怨讎耳設不幸而小小加以災凶寇盜一夫偏袒千百景從此時卽欲傾一邑虧補之數爲一邑捍禦之需其可得相當也耶是故國可貧民必不可使窮夫豈獨民不可使窮卽州縣亦不可使太窮也民窮則亂官窮則貪貪固亂之由也此當今一變仕風之至急務也至欲正其本原則無非崇節儉節儉之道壞其大者固莫先于上司苞苴之公行歲時舟車之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六

緯絡然觀比歲以來如吾浙撫藩得吉大中丞得閣下亦可謂正己率屬無媿古大臣風矣究竟似無不窮之州縣者則何也上能絕之使不上行下不能抑之使不自縱能節之于公不能節之于私也每見一行作吏服食起居便詬儒素視古聖賢如溫公訓儉諸告戒不過老人常談初不濟事不知古人絕大功業大半都從此做起方一官到任所負之逋蓋已不貲而遠近視爲金穴輾轉引薦擊履調笙充滿廊廡其人亦且取快意曾不計一人所蝕少者數十多者數百甚或盈千一官之

祿大者數千其次數百又下數十此外皆不可問之數矣今一署之內如所謂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蒼頭盧兒皆用致富者不一嗚呼奈何其不窮且貪也愚以爲胥役衆害民使令衆害官諸如此類力宜裁抑欲循夫職守則莫如少更調古今吏治之壞多起于不久其職漢宣帝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久于其職則民服教化其二千石有治理效輒賜金增秩或爵至關內侯道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其時吏稱職民安業號稱中興宋文帝恭儉勤政百官皆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故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七

雖六朝擾攘元嘉之際四境晏安戶口蕃息亦三十年左雄上疏言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久長特選橫調損政傷民咎皆在此此真達古今吏治之言也國家爵祿之崇卑大小固所以鼓天下人才使爭赴功名之路也年限太拘未免沉滯然漢世良法自督撫至守令未嘗不可師其意而變通行之卽嫌于變法亦宜稍稍持久不宜太煩庶幾上下相望賢者得以究其所施中材亦不敢心存苟且故吏若不才雖終朝褫之不爲驟若見一吏才輒調一缺所調員缺又加調焉而

更委員署之且無論五月報政期月已可世難其人恐
二三強幹之員轉相促急精神作用不在下民專在上
司更何怪循循然盡心職守之風之難概見也愚以爲
地方多一衙門適多一地方之累官府多一更調并多
一倉庫之累冗員宜汰此尤當謹若夫羣下之所揣摩
大員之所顧忌內自獻納之微外訖軍國之大有非法
制可得而閑者惟大臣不爲身謀不爲俗亂一以實心
實政相貫徹不以急功急利上治安遠覽漢唐盛衰之
由近監宋明興廢之實總之粉飾太平之意無斯仕風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六

自無不變仕風變士風民風又待變乎哉鏞以爲方今
能以實心行實政惟無如閣下故敢一吐此言亦惟閣
下于鏞有一日之知故願一進此言其非閣下之所得
爲者姑存其說其爲閣下之所得爲者請深維其意以
補涓埃士民幸甚再者嘉湖收漕多逾額自顧歸諸方
伯提其餘存以弭補聞歸方伯去浙之日嘗垂淚言之
以爲未及罷此邇者閣下視州縣所虧且如故以爲不
去其弊而但提其餘是適以累民也因舉歷來之所謂
漕規者嚴禁而痛革之且卽其邑之所取以救其邑之

所虧民同此數而官無虛糜蓋期于得補卽止此誠不
得已一時權宜之所爲在州縣正當感激昔司馬溫公
疾新法之害及罷免役錢而行差役蘇軾以爲未易溫
公不然又陳于政事堂溫公色忿軾曰昔韓魏公刺陝
西公嘗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聞公道其詳
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溫公謝之每歎昔人于天
下事不敢以事非及已且心服如溫公無不盡言如此
又以知溫公之能曲從善言故一時勲業彪炳古今鏞
于閣下此舉亦不能無言者竊以爲今年之漕餘卽明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五

年之徵額恐漕餘之外又有漕餘矣惴惴之誠願無使
人謂漕餘之有加幾當今如公且亦未之察也敢并及
之死皐死皐鏞再拜

時方伯在浙承問答此越明年方伯自闕赴閩藩
鏞館于方伯家以他事寄答兼請得聞賜覽此書方
伯卽鄱湖遺手書云在江西已遵行矣小試輒效此
其明微嗣後到處皆當實力行之以副盛心造福無
窮我不過替先生行道耳竊謂千古治亂一時利弊
此書頗言之切中方伯已可謂從善如流矣

自記

與葉雪姿董維周諸及門書

時遇既窮家又多難數年來糟糠甘苦老妻嘗之備矣
聞九月中竟自奄逝卽勉爲蒙莊不念逝者能無自傷
念兒子此時熒熒一身呼籲無路奈何奈何知諸君定
共苦之孝廉方正之舉愚固謝不敢承唯因小覲秦觀
察深心推轂桑梓耆老地方官師謬相推重旣蒙過舉
何敢矯飾重負盛情而新撫軍不解何意且欲一概不
舉各府所舉未免冗濫概行飭駁豈不上壅曠典蓋
亦一時意見汪方伯尙欲曲加獎成頃又離任不就可

復齋文集

卷六書

五

知抑思之駁者大府之權也舉者羣情之私也權乘乎
數私難于公自顧垂暮無成而學品虛聲動鄉國一似
咸謂無公于此者學品者名之最貴賢達之所不能勝
也所舉卽不就而吾固已顯冒此公名宜吾之窮也夫
宜吾之窮也夫

上秦觀察小峴先生書

去冬恩卒拜辭飢來驅我不遑眷眷迨江舟漸遠意境
乍清回首吳山覺所謂白雲在天龍門不見不勝惘然
豈不以古今來道誼之所感結賢達之所依歸固非人
世尋常遇合與一切附景希聲輩聚亦適然散亦適然
其性情可得而同日語也計鏞自弱冠來嘗有志于君
子之道忽忽二三十年矣過日窮學日廢而文行虛聲
似日有聞方不啻過情之耻敢謂白頭曾無青眼然以
鏞自惟求真可以道誼自伸如閣下真能以道誼入人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

如閣下實難一二則意者天亦悲其志憫其窮當槁木
死灰之餘猶復有人焉使其意氣不至衰茶于坎軻其
行能不至隳壞于末路其時雖暮固將獎厲其身使爲
有道羽翼耶抑其身有命且以慰勉其心使不自弃于
有道君子耶雖甚迂拙其能無眷眷然懼托門牆之不
繼也自抵章門卽思一陳瞻戀日從稼門方伯得手書
輒承垂念并聞有獨立之懼之歎鏞浙士也閣下之獨
不獨鏞亦不敢輕議一時以阿閣下顧卽嚮之所得於
閣下者思之豈所謂道誼者不宜上宜下耶抑係于此

必失于彼耶。宜閣下自以爲獨也。雖然。獨立何懼。易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蓋惟不懼。故獨立也。由今而言。正惟獨立。然後可不懼耳。嘗見大厦連雲。體勢非不埒也。一旦突決。火亦延之。磐石孤衝。地勢非不岌也。久久如常沙。且附之。古之君子。患不同。今之君子。患不獨。閣下之獨。我不敢知。曰。渙其羣。光大也。我亦不敢知。曰。渙其血。遠害也。其實則依古以來。未有不人自行。吾君子之獨。以成天下之大同者也。抑又思之。大過之彖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此又君子之所以處大過而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不懼之道也。與閣下何歎也。邇在臬署。諸承推愛。可無塵慮。春風浩蕩。東望神馳。附請道履。不覩鏞再拜。

答朱春泉書

去冬承汪方伯復以教席相延甫就聘適卒然有章江之行殊出意外竊自以人生至好蹤跡輒偕得與大兄仍不時把晤亦孤漂時一快心處迨抵章門而貴治去省特遠引領之下悵惘何如初春晤紹堂觀察爲詢吾兄近履聞有始知作吏之難之歎以州縣屈大兄焉得不云爾也抑某獨不謂然竊謂近世作宦非督撫卽州縣非不識州縣之難勢日益甚究竟此官受得一分刻苦行得一分志願百姓確有一分好處自是以上卽實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

心爲民大率止可作虛聲聽耳昔夫子以牛刀割雞戲子游方今之雞直須牛刀乃能割有牛刀者亦正當割雞高明以爲然否前月朔因周生笏亭過訪接讀手書並得詢悉新政不勝慰怍邇屆奏銷正州縣一大難事也貴治所苦何似郵便率此不盡

答稼門方伯書

七月間兩奉手書，慙懃垂念，感切私懷，而推許過當，甚至以紫陽後一人屬之，伏讀之下，頽顏汗背，不敢自宣諸口。然鑄于此，用穆然于古大臣之風，而重爲當世仕民幸也。古之所謂大臣者，恃有有爲之具，尤恃有知言之真，難于雍容善下，能息心以來天下之言，尤難于剛方有爲，能舍己以從天下之善。去冬間閱近日所存書論稿，嘗口占一絕云：短髮添新白，飄零不自憐。何心閒太息，還似賈生年。意固自慨，蓋亦以屢不恤其緯，未必

復齋文集

卷六

五

濟事而爲是喋喋，是直多言耳。不意剛方有爲如閣下，顧廓然受之，且以爲嗣後皆當努力爲之，以蠢愚如鏞一言偶中如鏞，而閣下之知之且如是，然則閣下之知言爲何如，閣下之努力以從天下之善爲何如，而于此可以穆然想見古大臣之風，重爲當世仕民幸者又何如也。聞中邇歲民情，聞官斯土者率不啻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意以民無遐裔，而各省氣習亦自不同，類有法亦一本大公，而一方譁然駭事，亦無過小節，而一方驩然感此無他，一中于其積習之所苦，一導以其風。

上之所宜古今來未有不先安輯其民而能約束此民也而其道總在安輯約束此親民之吏始廼者閣下旬宣至此知下車以來又一番景象矣諸惟自愛不覩

復齋文集

卷六書

答稼門中丞書

曾鏞謹再拜言稼門中丞大人閣下月前依留左右伏承閣下推心置腹之素閱時彌新舉古昔風人所謂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一時望想之情無不備至卒卒謝去回首三山瞻戀何如尋以月之上九日抵將樂前後兩令宰均叨推愛以方交接需出月開館其肄業生徒殊亦不少古鏞本龜山先生首唱闕學之地其民情士氣安靜淳朴風教固殊愧自謏陋不足講明先哲遺緒而區區守道之意自信頗篤敢負盛

復齋文集

卷大

書

五

舉承諭前路確有可慮見聞當以上達蕭聞遠客無從深悉亦無所聞又閣下並嘗語鏞令仰求所短鏞聞中此行固以役役飢驅得可因而宗如閣下逝將安適亦自以平居慷慨之意浮沉微賤自致無因當今求治者如閣下者幾人而鏞又謬荷引重本欲從所優游周咨疾苦指摘瑕瑜補察耳目倘中機要得効涓埃成閣下刻勵此身勤求民莫之實心亦下士報答知己少裨蒼生之一大願也士各有心蓋實出此第言願捷於聽聞而病未得夫痛癢妄誓所短適眩惑耳彼姝者子何以

告之敢忘忠告頃復辱惠華章三復之下想見古君子
推轂士類眷眷有是鏞非如玉之賢閣下輒有遐心之
慮自惟灰槁謹藏之遺後人作白駒誦可也奉答里言
希一哂之伏惟勤勞庶務幕下少人諸爲斯民保愛鏞
再拜

復齋文集

卷六書

答桐城正木鎮光篤光諸生書

五月中得諸生各以書相問書意各真懇往復再三如對竹窻晤語一室人到衰年友生之念不禁較甚况天真篤摯如諸生於蕭閒孤寂中追隨日久千里索居能無倦倦也抑師友之所相望讀書敦行耳別已經年不審諸生所進近復何如愚承中丞大人辱以將樂之正學書院使掌教席將樂故宋儒楊龜山先生首倡閩學之地書院生徒近亦不少其士習淳謹左右講帷類恂恂然有當年立雪意自愧不足講明先哲餘緒然長夕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

孜孜所不敢負中丞之過舉生徒之虛懷亦聊舉古人之所以讀書敦行勉相磨切耳諸生念我誠於平日之所相勗諸生者時知察識正木性素退讓知自強立鎮光高明知更收攝篤光沉潛知加淬厲即以求爲古人不難雖隔千里奚翅一室大抵古人學行無二致求之以誠持之以敬行誼於此修即學問亦於此進諸生已非童年有志大成當不迂吾言也臨紙神馳不盡

懋永嘉家建西弟書

廿三日接孚中來書言大姪杲初竟以本月六日卒於金華旅館展閱之下心手驚悸此慘愚所身經老淚未乾也念老弟甫有二姪之痛曾未逾年又以斑白之身抱是子枯骸慟哭長道同歷徑途何堪回首只好更爲吾弟呼呼天耳子弟如杲初人方幸某氏有子幸一戰勝便合暴骨於野天誠將奪之年藉合去年失意今卽不幸猶然牖下而必以一科疲敝之以至客死幾何不令人視此途直古戰場也割心之痛誰能慰解然以視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五

亡兒死于此猶自有後惟老弟年已就衰萬一以悲戚自損如諸幼穉更誰撫之成也是望節哀倉卒不盡

答李生舍和書

一別二十二年，相去四五千里，自丙午丁未，一相通問，旋候春鴻，嘗再附尺素，均以尋訪無處，袖之以還，相念之忱，自歎之隱，向風引領，耿耿一心，日抵都城，卽叩吾弟故居里門，悵然良久，細詢鄰叟，得令親僑寓，自令親門者，得郎君東主，昨方偃卧，俾來，遽得老弟手書，想老弟憶予，或久化爲異物，不信鬱鬱京洛，猶獨從長衢夾巷中，尋舊侶也，幸甚幸甚，備閱別來清況，未免動念，幸老弟毋苦貧者士之常，試數眼前舊宦，比其子弟能安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

貧讀書，不改清白家世，曾亦有幾頃，知叔還已久，領鄉薦，而大郎君偉然成丈夫，爲膠庠俊，是致足慰也，特以叔還自揀發，陝甘曾未補缺，私負如許，將來當從何處取償，誠覺可駭，雖從戎事，使然宜囑加刻苦，至于衰朽二十年來，粥粥猶是學品，虛聲輒日有聞，而遇因日益窮，欲聞一二言之增感，念此身年甫弱冠，先君子冀大有成，不惜歲破先人產，使就師友，遊子之所背棄，家室動千數里，老親之所倚闕盼望，幾二十年，一科不及，觀僅博一氈，庚戌又復牽帥老親，終于冷署伶俜，至于服

闕自劾省轅偶署學篆徒荒常業泊乎丙辰恭逢今

天子御極地方紳耆令長謬以孝廉方正相察舉愚固
愧不敢任其時玉撫軍初來撫浙概不欲舉謂愚曾任
教諭卒亦中止而一二先達輒以愚不預舉殊爲憾事
如愚者一鄉黨自好者流而已而鄉譽過情比比有是
此吾之所以窮也老妻於是時復自奄逝嗣是以受汪
方伯聘自浙而兩江而七閩惟貧不能自食飄飄一身
訖無寧宇所厚幸者五十餘年志業身名一無所就幸
哉有子耳十八入邑庠尋補增若廩所學可望進取而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

其制行也非法不言非法不行其事親也視于無形聽
于無聲實有出于儕俗者不敢謂非賢士方汪中丞撫
閩延爲諸郎師迨至辛酉赴浙闈愚亦爲中丞逼迫自
闕正學書院勉強歸試于璜體故臞而弱途中觸犯盛
暑臥病省寓愚更無心入場初八日早于璜乃強起檢
點考具謂兒病尙易痊老人越數千里來此過此亦必
不再來一二學徒館主因扶愚以去至初十日未刻予
出棘闈而吾兒已于午時死矣猶視不瞑天乎予不敢
自謂無罪何以此子之賢且孝亦奪之年迢迢千五百

里使頭白鬢髮一老父扶一獨子柩哭望江天老弟視
此問誰忍而不爲酸心濺淚也人生功名妻子原無一
非夢予去年中秋有傷感句云不堪似我夢醒時此予
疇昔五十四年一夢醒時也謂予到此更何意人世越
壬戌戚族爲擇繼室是冬補湯溪學繼室又爲強收一
婢直爲不孝莫大故耳一年前後輒各產一女去春以
接箕前任六年俸滿自縣府以上乃互相保薦外省故
知江蘇汪中丞稼門先生廣東秦總憲小峴先生復加
推轂旣題 奏越至七月阮中丞以浙西水荒請賞帑
復齋文集

卷大書

委員汎糴川楚愚謬蒙信任亦從斯役至今年四月始
旋學署喜上年十月繼室復舉一男子差以自慰而挈
眷歸里部署行囊請咨憲府諸覺費氣曾將以病乞假
者至再頃至都城聞保薦教員需次選部者尙五十餘
人以次至愚正無時日期于引 見後便自南歸白頭
爲郎昔人所歎非荒度禹功呱呱在耳殊無事弗子爲
也此身尙健報効有時但不知五更時大夢又何如醒
耳前誤以老弟投徒西城猛圖一會近而索處企望彌
殷不審何日得再把晤叔還前爲我備致一切復齋曾

鋪拜啟伯宣老弟足下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

答少司寇小岷先生書

曾鏞再拜言。自癸酉甲戌謁選往返。得復再親道貌。忽忽又三年。光霽之愛。時久彌深。嚮往之私。路遠莫致。頃屆秋初。忽于郵筒中得閣下手書。捧讀之下。如聞謦欬。欣抃難名。伏承垂問。鏞蒞任以來。政事何如。並諭以邑無小苟有利澤及人。卽不負此官。此誠有道長者之言。凡以素位之道。勉下士也。自惟從宦三年。幸告無罪。藉曰不負州縣者。天下之生靈所分寄。自古之治安所由基也。敢云不負。鏞承乏東安。境連楚粵。地介瀟湘。其俗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

儉嗇。其民喬野。澆訛之事。頗習爲常。所恃者。區區父母斯民之意。無適或忘。差喜民日以靜。訟日以簡。每日公事之暇。自燈下至二三鼓。猶得取五經四子書。遇先儒之說有未安者。自存其說。藉以講明。修己治人之理。而一時人民。旁及鄰近府縣。竟似無不樂得以爲父母官者。豈孟子所謂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有然耶。此則可爲知我者長告也。惟方交代時事。非素諳。性又不喜與俗斤斤較量。所交倉庫。受虧不少。而按歲籌補攤捐。頃視他省。殊甚。鏞安心茹苦。亦上下共知。壹不知何

可賦歸來從長江汎棹更坐春風伏惟閣下行年已
七十有五矣伏讀手書猶自以學問更進爲喜而以尊
目漸花不能看書爲慮是可知古聖賢耄而好學非直
爲名山不朽之藏云爾也學之于人心猶人身之于飲
食無出處無仕止一日不學正不啻一日不飲食則飢
渴害之此所以終聖賢之身無日不以學爲兢兢惜世
之人視學問與事功判若兩途甚或以儒爲詬耳此無
他所性固殊亦惟不學故也翹首慧山何勝神往適獲
便人恭請道履不覩

答某生問

日前兩接賢弟手書以疑義相質者不一疑思問吾學要着也。生民履帝武之說此康成所據誤也。如以履武猶言繩武義自近正。特于上下文無甚關涉耳。毛公以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是也。從高辛禋祀以弗無子也。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疑作克伐其怨欲言克伐二字似亦可作如是解。則第曰克伐怨欲可以爲仁矣可也。不行二字宜刪去矣。文仲之山節藻梲與管仲無異。注疏皆言其僭以山節藻梲天子廟飾也。其以蔡爲國君之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五

守龜此意嫌添設矣。從左氏是也。所問朱註似亦分兩項。當指諂與僭竊謂此爲居蔡言也。惟諂故自忘僭耳。仲弓問子桑伯子此承可使南面言也。非汎問也。子曰可也簡。後人誤作一句讀便覺費許多解矣。不從講章可謂讀書有識。若所問堂上堂下陳設樂器爲朱子嘗曰凡曰階者皆在堂上。因疑大射儀所云阼階東西西階東西皆堂上樂自愚觀之凡曰阼階上西階上皆堂上也。凡曰阼階東西西階東西皆堂下也。皆陳于堂者也。何以知之。鄉飲酒禮曰筮入堂下磬南北面立

南陔白華華黍曰三人獻之西階上一人拜一人者
笙之長也曰盡階不升堂盡階者自堂下升盡斯躋堂
矣曰不升堂明階上卽堂則階非堂上矣大射儀曰樂
人宿縣于阼階東凡所陳笙磬笙鐘與鑄皆阼階也西
階之西凡所陳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西階也其
間若阼階之西西階之東則皆建鼓在焉藉曰凡階皆
堂上則與下管不宜雜陳而曰箎在建鼓之間箎笙簫
屬所謂下管樂器也則可知前所陳阼階東西西階東
西皆陳堂下也且樂人宿縣于阼階以後至厥明未云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三七

工升迨擯者納賓賓入及庭庭門以內堂下庭也公降
一等降階一等也公升卽席升階卽阼階上席也曰奏
肆夏則郊特牲所謂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也惟器與工
皆在堂下也自厥明司宮設尊設席曰席工于西階之
東猶未升堂也旣辯獻曰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
納工工六人四瑟明自是以前皆在堂下也此又卽工
可知所陳樂器皆非堂上也若虞書言搏拊琴瑟以詠
琴瑟皆堂上樂也周樂第言四瑟非周樂不用琴也爾
雅樂大瑟謂之灑疏云瑟者登歌之樂器也故先釋

蓋周人升歌惟用瑟故樂記亦第言清廟之瑟朱絃
而疏越若合樂未有不用琴者卽龍門雲和周官並舉
可知也案牘眩目書此奉答不盡

復齋文集

卷六
書

謝秦觀察稟啟

其以荒陬末學散櫟庸材藉孫志乎一經盜虛聲于兩
浙笑楚和之旣別闈齊瑟之未工邇屆棘闈更參文陣
伏惟閣下合萬流而仰鏡實庶士所傾風愧接光華惟
因遲鈍顧以遷延蹇驥不下鞭箠迺持灰炭焦桐反加
拂拭念丈夫擊節最難是國士之知卽流俗奪標無非
遇主司一盼雖窮達仍歸士命重負賞心而品題得自
儒宗何非知遇方慰識荆之願輒叨說項之恩回首龍
門何啻賤子登堂之感仰瞻雲路不勝當時倒屣之懷

復齋文集

卷六 啟

三九

用蕭蕪詞聊抒微悃伏冀白慈俯垂茹鑒

